



亡妻·心愿
生意·冲突
前情·往事
误会·出轨

挚友·决裂
夫妻·反目
利益·做局
巅峰·归隐

匠心无痕

董家坤◎著

人民日报出版社

匠心无痕

董家坤◎著

人民日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匠心无痕 / 董家坤著. — 北京: 人民日报出版社,
2016.12

ISBN 978-7-5115-4409-4

I. ①匠… II. ①董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317407 号

书 名: 匠心无痕
作 者: 董家坤

出版人: 董 伟
责任编辑: 郭晓飞
封面设计: 金 刚

出版发行: 人民日报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金台西路 2 号

邮政编码: 100733

发行热线: (010) 65369527 65369512 65369509 65369510

邮购热线: (010) 65369530

编辑热线: (010) 65363524

网 址: www.peopledaily.com.cn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鑫瑞兴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710mm×1000mm 1/16

字 数: 430 千字

印 张: 20.5

印 次: 2017 年 3 月 第 1 版 2017 年 3 月 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15-4409-4

定 价: 49.80 元

目录

CONTENTS

序 / 1

第一章 亡妻·心愿 / 3

生命的过程不可能完全遂心所愿，有时候，想要的结果没有，给予的却是不想要的。殊不知，正是那些不想要的过程，往往会在人生最艰难的时刻，悄无声息地支撑着命运之舟，渡过激流险滩。

对于妻子的死，万长河有心理准备，妻子也厌倦了生。他曾经握着妻子的手，平心静气地说：“想开一点儿，真正的死如同生，像瓜熟蒂落、秋果离枝、雪落九天，去了哪里，在什么地方，都是再正常不过的事，说不清到底哪个环节才是痛苦的。”

当死神真的把妻子带走，他才真切地感受到，说过的有关生死的理论是多么肤浅、无知。妻子走了，留下不尽痛苦，海水一般荡漾在他的生活中。

妻子咽下最后一口气时，万长河握着她的手，开始他的手冰凉，妻子的手是温热的，他莫名地想起恋爱的时候，他的手也是凉的。她戴着手套，万长河握着说：“你的手真暖和。”她侧过脸笑着说：“说谎，隔着手套哪来的热？”妻子说着，抽了手，故意把手套留在他手心，手套上的余热传递在脉搏中，发出一声温馨的话语直抵心头——“有福同享，一人一只。”

万长河感知妻子的手开始变凉，是他在换另一只手的时候——本来是用左手握的，可能是有些酸，或者觉得温度不够才换右手，这一换，骤然意识到妻子的血已凉了。

第二章 生意·冲突 / 42

每个人的心底多少淤积着戾气，正常的情况下被生活的次序和周而复始的无奈镇压着，以至于原本性情刚烈的人也会在日月轮回中耗尽了血性。

可能是村子废弃了的原因，一条蜿蜒的水泥路上只有万长河一个人走。这条路修建得很委屈，窄是一方面，关键是它躲躲闪闪的。在凸凹不平的一带丘陵上，一块块梯田各据一方，大小不等、形状各异的矮矮田垄把彼此的空间划分得清清楚楚，哪怕是巴掌大的一个拐角也会释放出各人头上一方天的松弛，唯独这条路，遇到山丘转头，遇到梯田拐弯，看上一眼心里便塞满了委屈。

万长河二十多年没和人打过架了。自从退伍以后，无论遇到多么令人愤慨的事，他都被“修养”束缚着手脚。这一刻，什么都不管了，万长河隔着桌子，一把抓住孟清北的双肩，用力一拽，把他按在几盘凉菜上，一手掐着他的脖子，胳膊肘本能地朝他脸上撞击，尽管只用了三分力，却见桌面上有了血迹。

两个女人吓得哇的一声跑出去，杀猪般地喊着：“韶望——”

从人的本性上说，异性的美是一种强大的力量，一旦穿透了肢体，再大的距离也会瞬间弥合。

过去，他与孟春风对峙时，内心有一个坚强的后盾，期待孟春风离开后，他能与小禾生活在一起；如今，他和小禾的亲人有杀父之仇，向往的生活化作了一片血海深仇，感情如同一只断翅的鸟儿，前有高山，后有深海，活着，除了睡觉吃饭、拉屎放屁，别的一无是用。

他本想掐死了小禾，报了杀父之仇自尽，可小禾偏偏活过来了。

.....
被子上弥散着一股奇特的气味，他嗅了嗅，猜想着，这大概就是女人味吧。接着，他把枕边的内衣捂在脸上，渐渐地，周身游荡着难以遏制的欲望。

“呵唻唻的，我亏大了，当了她在一年过的男人，连她身体是什么样子也没看一眼；要不，等她下次回来求我办手续，我向她提点儿什么，就说，我不能白当一年多的丈夫，你得让我看一下吧？”

看什么呢？看——

第四章 误会·出轨 / 121

爱情有时候像粮仓里的一粒种子，每一粒都可以信誓旦旦地对仓主发誓：我是绝对不会发芽变质的，可倘若遇到一滴露珠，再多的誓言也抵挡不住水的滋润。

那么，生命的状态到底要像一棵生死不移的树，还是像一条奔腾不息的河？

孟春风伏在万长河胸前哭，泪水好似一剂麻药注入他的体内，明知道这种状况是危险的，他却没有能量阻止药性的蔓延。

孟春风见万长河不动，仰起脸来，额头几乎挨到他的下巴。

万长河预感她还会有动作，意识中毒般地瘫痪了，没有拒绝，也没有主动。

她慢慢抬起手，摩挲着他的上嘴唇，声音柔弱地问：“你的嘴唇怎么肿了？”

“不知道。”

“别这样，别这样啊，我好怕！”她轻轻地推了万长河一下，说，“走吧，权当什么也没发生。”

万长河让她自己回去，她不肯，说：“现在那个地方已经不是我的家了，我现在是一个无家可归的人。”

万长河听了这话，才感觉到事情的严重性，惶然地说了一句：“这是不可能的。”

“你什么意思，难道不想对我负责吗？”她的语气里裹着浓烈的威胁。

霎时，在供销社门边漂移在万长河心里的那个“销”字慢慢演化成一个“死”字。

朋友是生活某一个切面的重合，当重合面积扩大了，一些相抵触的因素就会发生作用，以致让所有的重合面逐渐坏死、烂掉。

如今，汪家胜妻子的母亲就在一边躺着，听着自己的女儿为了她的生死在撕破脸争吵，心里该是怎样的感受啊。

万长河妻子患病后，汪家胜夫妇前前后后赞助了上千元，妻子曾说过：“古语说，受人点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，看来，我是不能报答他们了，报恩的任务只能落在你一个人身上了。”

如今，曹慧兰的母亲就在病床上等待手术，假如妻子健在，她一定会出手相助的。

万长河向前挪了几步，站在妻子曾经站过的地方，一种巨大的温暖从地下直灌体内，不断升腾。

他慢慢走向曹慧兰，说想看一看大娘的手术缴费单据，她抹了一把泪水，说：“五万多呢。她们都不愿意出，我上哪儿弄去啊！”

.....
没什么好遮掩的了，既然兄弟的情谊化作了一地尘埃，说话也用不着斟酌，万长河用斩钉截铁地语气说：“我的意思再清楚不过了，从此谁也不欠谁的！”

汪家胜发火了：“别以为出了几万块钱你就是救世主了，屁毛不当！”

真的无语了。万长河轻轻地合上手机，感觉中仅存的兄弟情义冰一样地化在心里。他怀揣亲人别离的心情徒步走向城郊。

第六章 夫妻·反目 / 198

当生活把一个人逼进绝境的时候，无论你有着多么高贵的心灵，无论你有着怎样的精神境界，你都得还原到生命最简单、本质的起点。

老丁走了，万长河看了一眼桌面，只有半瓶老白干。他慢慢坐在丁从阳留下的座位上，设身处地感受着如此的夫妻生活，想：“哪一天，我是否有能力把他的生活写出来，告诉后人，在某个时代、某个地方曾经生活着这样的一个人，他以自己的善心开始，在不知不觉中把自己一个原本完整的家毁了，同时把一个有着幸福未来的女孩，带进一个痛苦的深渊。”

人性的善如同天上的太阳，过度的热，会把禾苗蒸死、河水蒸干。

.....

经过了这场感情危机，未来的汪家胜将是怎样的精神状态？万长河很想知道。但是，他更清楚，每个人的生活都需要一种自己无法改变的现实加以平衡，如家胜兄，他和曹慧兰之所以能吵吵骂骂地在一起生活十多年，那是他别无选择；家庭，夫妻在一头，贫穷在另一头。当下，有多少这样无奈的家庭，在贫穷和无奈的平衡下度过一个完整的人生。

万长河想，自己现在有能力帮他了，可却没有能力维系他家庭的平衡。

有些事本来不大，因为触碰了其他人心中的积怨，所以，小事找到了同类，叠加在一起就聚成了大事、恶事。

“哥，看来，我也是能喝点儿的，只是……”她突然捂住嘴，快步离开。卫生间随即传来一阵痛苦的呕吐声。

他刚出了书房，见杨梅踉踉跄跄地从卫生间出来，几分钟的时间仿佛换了一个人似的，头发凌乱，满脸涨红，快到万长河身边的时候，身子一闪，万长河本能地上前扶住，因为不使用力，她还是倒在地板上。

“哥，别赶我走！我不想离开你！”

她的手紧紧握住万长河的一只手，他抽了几次也没脱离，心开始慌乱，手痉挛地动了一下，杨梅转身搂住他，梦一般的语气说：“我不是个坏女人，不是为了钱才这样的，我喜欢你，见你的第一面就喜欢了。”

万长河的脑子一热，原来杨梅这么缠绵地搂住他，是在施美人计把他拖住，好让苏静带人来考察设备，心里不由怒吼：“我怎么就这么蠢呐！”

他下意识地一把推开杨梅，刚想戳穿她的伎俩，却又被她紧紧搂住。万长河心底冒出恶意的猥亵——你奶奶的，给我来美人计了，对这样的人，还装什么正人君子？于是展开双手从背后伸进她衣服里，刚摸到她滑润的肌肤，只觉得她身子一颤，整个身子软了下来。

第八章 巅峰·归隐 / 278

人类的善是有生命的，它可以在更多的人身上寄生存活，在不经意间，以钢铁般的意志击溃邪恶的进攻。

十几名工人把一盘鞭炮围在中间，似乎围住了一个巨大的喜悦，你推我拥，或前或后，鞭炮一响，炸得一圈人怪声喊叫。飞射的炮花，闪烁的电光，弥漫的青烟，舞动的身影，如同上帝绽放的笑颜。

万长河仰头望天，轻唤一声：“秀娟，你若在该多好啊！”他怀揣一腔的感动和温暖，耳边忽然想起妻子的声音：“我也在看呢，看天、看地、看人、看烟花、看厂院，想你、想儿、想狗、想太阳、想家园。”泪水一下冲破了万长河眼帘，他借着弥漫的烟火悄然离开人群。

.....

万长河离开故乡秦河县已经三个月了，他带着一箱子喜欢的书籍和妻子的骨灰，在大别山深处一条不太宽的秋浦河畔的庙渡镇蛰居下来。

心中的牵挂鸟儿一样在迷茫的空中飞翔。

马秀红的地办好了转让手续了吗？

杨梅是否回到了小禾身边？

曹慧兰的妈妈还坚持要外出拾荒吗？

唐二月该知道小禾对他的感情了吧？

.....

唉！不想了，谁也不想了。万长河把手轻轻放在妻子的骨灰盒上，耳边隐约听见她的呼唤：“万长河，上来啊！”

序

我必须诚实地对读者说，这部作品很特殊，书中描写的生活背景并不存在，主人公却是我十分熟悉的朋友和同事。这听起来有点儿荒唐——一个虚拟的空间如何把活人请进来？

答案只有两种可能，要么是书中所描写的人物本身具备传奇色彩，再不然就是作者有狂想症。

也许吧，传奇和狂想也是文学的土壤。我要说的是，把一个传奇人物与狂想症结合在一起，不是意愿所能左右的，而是多种契机碰撞产生的奇缘。

2009年，我参与京沪高铁建设。一天，沿着高铁栈道往前走，路过一个被废弃的村子。上千户家园，数不清的房子，全都空空地静在一处，硬是把一个又一个的空旷叠加在一起，考验着人的承受力。站在村头，迎面扑来的是家园被遗弃的气息，这是介于生死两界的乔迁弥散出的离人气息，我嗅着它，感觉坠入时空的河流。忽然间，我的脑子里闪出一个奇怪的意念：白天都是这样，到了夜晚呢？

不走啦，我要留下来体会这样的一个夜晚。

太阳快要落下，我一人悄然进村，发现所有家园的房前院后都种着许多树木，仅我认识的就有枣树、杏树、桃树、楝树、槐树。每棵树好似知道了末日的来临，半青半黄的叶子秋雨般零落。

我到了村子中间，发现一棵柿子树下站着一个小矮人，他没有察觉到周围的动静，我喊了一声，他也没有反应，直觉告诉我，他不但身矮，而且耳聋。我静静地看着他，他抬头看着树，眼皮快速地颤抖，不经意地伸手拍拍树干，把头抵在树干上，让人明显感觉到，在这棵树上，寄生着他一个难以忘怀的旧梦。

我不想打扰他，顺着小矮人身后的方向走过去。

不一会儿，夜幕降临，整个村子消失了，我却感知到周围都是空荡荡的院落和没有落锁的房门。这种空中有形、形中有空的感知，一下被黑夜揉成了空洞，而偏偏这个时候有一个怪异的声音打破这样的寂静，那是小矮人在烧饭。

黑夜有一种神奇的功能，能把记忆中的人和事在脑海中复制，于是，我不由想起在国企当领导时，也有一个小矮人，聪明睿智，棋艺超群。因为棋，我和他

成了棋友。

一次，单位分职工宿舍，一些领导“当仁不让”，让我很为难，小矮人笑着说：“可要我帮忙？”

我想，一个收购皮张的人，能帮什么忙。他笑了，说：“下棋。你的烦心事到了明天就会化解。”

我以为小矮人是为了下棋随口一说，没放在心上，谁知第二天，后勤的同志向我反映说，植树的时候，在新建宿舍门前挖出了几个骷髅头……

这事过了好久，我才知道是小矮人的阴谋，不过，我要感谢这个“阴谋”，几位争着要房子的领导在骷髅头前望而却步。

在我和小矮人相处的几年内，他帮我化解了许多工作上的难题，后来，我调走了，从此与小矮人失去联系。

……

离开“空心村”不久，我接到战友电话，说一个战友的妻子死了，我这位战友在文学上颇有造诣，可以说，我如今能写一点儿文字全得益他的引领。可惜的是，他这个人太清高，在单位孤傲，下岗后更加孤冷，以至于妻子生病都无钱医治，战友们帮他，反而被他认为是施舍。

参加完战友妻子的追悼会，我心里很难受，凭着战友的才智、学识，在这个改革开放的年代，一定能闯出一片天地，就因为文学梦，让他长梦不醒！不知为何，每当我想起战友都会莫名想起小矮人，两个人在形象上有着那么大的反差，而在性格上，同样有着惊人的距离，假如，小矮人有战友的文化底蕴，战友有小矮人的豁达睿智，那么，毋庸置疑，他们都是传奇！

思考中，我发现一个人生哲理：假使一个人的某种技能、才智并不能在社会上发挥作用，这时若想成就一番事业，必须把有着不同技能、不同文化背景、性格各异的人凝聚在一起，找到一种“克短优长”的组织形式，才能形成一方天地，让此生大放异彩。

《匠心无痕》就是把战友和小矮人用文字拉在一起，凭着我对他们的了解，两个原本迥然不同的人跃然纸上。

第一章 亡妻·心愿

生命的过程不可能完全遂心所愿，有时候，想要的结果没有，给予的却是不想要的。殊不知，正是那些不想要的过程，往往会在人生最艰难的时刻，悄无声息地支撑着命运之舟，渡过激流险滩。

1

“梦是命运的预兆。”

在这之前，万长河一直这么认为。这个感悟，不是算命先生传授，也不是从某一本书中猎取，而是在四十多年的生活、近一万个梦境中潜滋暗长的。

万长河第一次懵懂地产生这个感悟是在入伍第二年底，当时团管理股、协理员找他谈话，说一个副政委欣赏他的文笔，考虑要提拔他当干事。万长河激动得大半夜未眠，黎明时分才迷迷糊糊入睡，刚入睡便做了一个梦。梦中，警卫排一个表现平平、胸无点墨，连信也不会写的老乡，推着一辆自行车对他说：“万长河，别看协理员找你谈话，没用的，干事的位子在前头，看谁先到。”老乡说完，匆忙跨上自行车，一阵风似的冲了出去。

万长河醒来，没把这个无厘头的梦放在心上，可过了些时日，有消息传出，梦中的那位老乡要提干了。他半信半疑，找协理员打探消息，协理员一脸的为难，把话题岔开。万长河意识到，那个无厘头的梦竟然成真了。

“还有——”他对妻子解释说，自己的老乡之所以能“先到”，就是因为他让家人给副政委托运来一辆永久牌自行车。

诸如此类的梦说了几十个，妻子曾经取笑他说：“这样说确实太可悲了，可这只是你的感悟，没人相信。”他说没关系，人类之所以始终与不幸相伴，就是后人不相信前人对生活的感悟，等到自己醒悟，迟了——

昨夜，他做了一个梦，仿佛天上落下一把戒尺，一下敲碎了他对命运的恪守

与认知，如同一个长途跋涉的行者，走过无数个春夏秋冬，自以为快到终点了，却猛然发现走错了方向，南辕北辙地走了大半生，再想回头已是不可能了！

万长河做了什么梦？他梦见了妻子王丽娟。

梦中，妻子一副好端端的模样，站在一处他不熟悉的房门前，屋脊上有个烟筒，冒着蓝色的轻烟。他刚走近，妻子身体一闪，不见了，房子还在，只是门上落了一把锈迹斑斑的锁。万长河敲了敲门，里面没有回应，他心里一片宁静，看着旁边有一棵树，走过去靠在树干上，对天空说：“只要找到丽娟住址，我就放心了。”

不一会儿，天空下起小雨，万长河担心妻子被雨淋着，开始满山寻找，大声呼喊，在乱石中狂奔，在荆棘丛中穿越，最终，被累醒了。

他开了灯，看一眼桌上摆放的骨灰盒，泪水潸然流下。

妻子三天前离世，万长河这会儿伤心不全是因为妻子的死，而是觉得，对梦的认知蒙骗、束缚了自己几十年，而且这个可恶认知夺取了妻子年轻的生命。

年轻时，万长河浑身激荡着梦想与追求，可是，5年军营的生活，让他的热血渐渐渗入现实的焦土，以至于梦中还能看见一条红殷殷的血迹。

退伍后，他心如死灰，总觉得自己被国家舍弃了，梦中不是赶不上火车，就是从车上掉下来；再就是，爬山、涉水，遇见洪水猛兽。久而久之，他看清了命运的轨迹，一个人有什么梦就有什么样的生活，无论怎么挣扎也逃不出这个宿命。于是，他舍弃了所有的追求，包括童年立下的誓言。

现在，妻子死了，尸骨未寒，怎么可以成为自己生活的预兆？看来，还是妻子说得对，梦就是梦，是昨天留下的阴影。

假如早听妻子的话，下岗后雄心一振，现在说不定成为百万富翁，何愁妻子无钱看病？

妻子得病，几次进出医院，把本来就不宽裕的家弄得四壁如洗。这期间，万长河也曾向亲朋好友求助，然而，妻还是走了，走的时候，四十二岁零三个月一十二天。

一个星期前那个深夜，万长河看着妻子快不行了，问：“可能撑到儿子回来？”妻子看着万长河摇摇头。万长河以为，这是一个不知道表示，现在他才知道，妻用目光说：“撑不到了。”

对于妻子的死，万长河有心理准备，妻子也厌倦了生。他曾经握着妻子的手，平心静气地说：“想开一点儿，真正的死如同生，像瓜熟蒂落、秋果离枝、雪落九天，去了哪里，在什么地方，都是再正常不过的事，说不清到底哪个环节才是痛苦的。”

当死神真的把妻子带走，他才真切地感受到，说过的有关生死的理论是多么肤浅、无知。妻子走了，留下不尽痛苦，海水一般荡漾在他的生活中。

妻子咽下最后一口气时，万长河握着她的手，开始他的手冰凉，妻子的手是温热的，他莫名地想起恋爱的时候，他的手也是凉的。她戴着手套，万长河握着说：“你的手真暖和。”她侧过脸笑着说：“说谎，隔着手套哪来的热？”妻子说着，抽了手，故意把手套留在他手心，手套上的余热传递在脉搏中，发出一声温馨的话语直抵心头——“有福同享，一人一只。”

“我们的恋爱就是这样开始的。”妻子这么说过。他说：“不对，我们的恋

爱是从我做梦的那一天开始的。”

那个梦是在部队做的，万长河梦见自己在写情书，醒来后他讥笑自己，连对象在哪里都不知道写什么情书？可见一句俗话说得透彻，日有所思，夜有所梦。

“不，不对的，白天自己可没想过要给谁写信的事。”万长河正想着这个问题的时候，老乡凑过来，不好意思地说：“长河，家里给我介绍一个对象，人长得非常漂亮，那信写得更漂亮，我担心她看了我的回信不同意相处，想请你帮我写信……”

万长河听了吓了一跳，既然梦里有了预兆，哪有不从的道理。那时，谁也不会相信，一个代人写情书的，在不知道女方地址的情况下，怎么能将信中的伊人写进自己的生活？这件事，万长河从不愿想。

现在妻子走了，两人依然牵着手，尽管彼此还有温热，却透出短暂。

万长河感知妻子的手开始变凉，是他在换另一只手的时候——本来是用左手握的，可能是有些酸，或者觉得温度不够才换右手，这一换，骤然意识到妻子的血已凉了。

万长河这才开始落泪，不是因为生死别离，而是因为刚刚的那一丝温暖，化于短暂的时间中。

妻子走了，万长河失去活下去的意义，怀抱着骨灰盒说：“给我一个死法，好吗？”寂静深处传来妻子的声音：“一个男人，来世一遭，怎么能一事无成啊！你不怕丢人，我还怕呢！过去，看你可怜兮兮的样子，不忍心说；现在，我变成鬼，什么话都可以说！”“唉！做什么事呢？”万长河哀叹。耳边再次传来妻的声音：“你不是立下此生要写一部书的誓言吗？去做吧！有些东西，不一定能改变自己的命运，却能改变人类。”这话虽然有点儿大，却有一定的哲理。“好吧，我听你的！其实，你走以后，我的生命也只剩下这点儿念想了。”

万长河考虑了几天，终于下了决心——把房子卖了！他在县城的东郊租下一处场地，然后开一个木匠铺子，不图发财，只求一边做些零散的木工活，一边写作。

下岗以前，万长河是一个优秀的模具工，对木工活再熟悉不过。

妻子在梦中说：“就是，人嘛，总该把自己的长处发挥出来，等待在这个方面有需求的人。相信你会把每件家具都做成有生命的艺术品，传递一种思想，承载真诚的思念。”

他醒来，对着黑夜说：“是，丽娟说得极是！再说，既然生活抛离了我，你也离开了，我就是个自由的人，自由到了连死都不畏惧的程度，还有什么好顾虑的！”

万长河跳下床，挺起胸膛，想，人的一生，还有什么比无所畏惧更宝贵？从今以后，我不再属于哪个组织、团体，只是人类一个活的基因，从这个角度说，我是幸运的。他走到妻子骨灰盒前，用推心置腹的语气说：“生活给了我一个无限自由的空间，让我的精神没有任何栅栏——白天做工，晚上写作，而且，想写什么就写什么。”

第二天，万长河开始行动。殊不知，有时候，理想和现实总不在一个节拍上，

如同一个初学钢琴的人，曲谱没错，也很动听，可手指一落在琴键上，传出来的不是音乐，而是噪音。

万长河租了一个大院落，正房六间，外带东西四间厢房，是一个做木工活再好不过的地方。他忙活了一个星期，安装了一些设备，准备动工的时候，忽然意识到，有些大的木料一个人操作力不从心。还有，一个人不像工厂，还是要找一个帮手。

万长河去电视台交了钱，在电视上做文字滚动广告。可是，几天过去，没接到一个电话。他这个急呀，仿佛有一种无药可医的病毒在大脑中寻欢作乐。

晚上，他一个人坐下院子里的树下反思，可能是广告词太苛刻了才无人问津。不能这么傻等呀。如同一个垂钓者，久钓不鱼，只能换诱饵，再不然，换个垂钓的地方。对他来说，为了办这个厂，把房子都卖了，换“水塘”已是不可能了。他发过誓，这个地方是此生最后一站，不成功便成仁！现在唯一能换的就是鱼饵。

第二天早上，万长河正在重写招聘词，手机响了，是个女声：“请问，您是万众木业吗？”

“我——是，是的。”他很久没和女人说话了，在电话里说也觉得拗口。

“你不是要招人吗？我是来看看的。”

“招木工师傅，不招女的。”

“不是我，是我对象要来，我就在你厂门口。”

万长河知道她是不敢进来的，因为哈利在门边守着。

哈利是他刚刚买来的一条狼狗，为了能和它培养感情，万长河学着亡妻的伎俩对待它。当然，亡妻对以前的哈利是动了真情的，那举动不是谁都能做出来的。妻子的许多动作到了他这里，真情没了，实质上讲，就是欺骗。

他到了院门口，看到不远处站着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，修长的腿，窈窕的身段，柳眉细眼，高挺的鼻梁，看着既不像城里人，也不像乡下人，一副大义凛然的气派，表情极像抗战时期的女地下党，英姿勃发，神秘莫测。

女人看着万长河，不时瞅瞅哈利，说：“我这人，走到哪里，再凶的狗都不咬我，不像有的人，一看就像要饭的，遇到狗，那个怕啊，活像做贼的。”

万长河不想请她进来，因为桌上摆着刚写的招聘广告。女人看出主人的意思，止步，上下打量一番，快人快语地说：“你是会计吧。”万长河笑了笑，算是默认。女人皱着眉说：“跟你说，有用吗？”

“有用，这里有我的股份。”

“哦——”女人“哦”字在鼻腔换了几个音节，万长河听不出含义，可能她音色异常好听，干扰了他的思维。女人豁达地绽开眉头：“现在都兴股份，看你这个当会计的，就知道你们老板是明白人。我呢，想给老公找个工作，昨天看到电视打出的招聘广告，觉得他符合你们要的条件，所以就来了。”

“他为什么不来？”

“他——可有架子了。”

“那——你能当得了他的家？”这话刚出口，万长河后悔了，觉得自己有点